



王光英传

王慧章 著

王光英传

王慧章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文伟 丁京玉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施明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光英传/王慧章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9.1

ISBN 7 - 01 - 002979 - 2

I . 王… II . 王… III . 王光英 - 传记 IV . K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753 号

王 光 英 传

WANG GUANG YING ZHUAN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75 字数：337 千 彩页：8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ISBN 7 - 01 - 002979 - 2/K·606

定价：25.00 元



刘少奇（右）与
王光英亲切交谈



王光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里



王光英在光大公司参股兴建的京广大厦工地上



王光英少年时的“全家福”留影。中坐者为父亲王槐青，母亲董洁如。
前排左起：王光复、王光中、王光和、王光美、王光平、王光正、王光英。
后排左起：王士光、王光琦、王光超。



比利时王子阿尔伯特代表国王向王光英等三人授予王冠勋章。左起：王光英、阿尔伯特王子（现任比利时国王）、李嘉诚、比利时驻香港总领事、斯通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recognition of scholarly attainments and
distinguished service and on nomination of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By virtue of authority granted by charter of the State of Maryland
In every year as often*

Wang Guangying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with all the honors, rights and privileges thereto appertaining.

*In witness whereof this Diploma, signed by the authorized office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sealed with the corporate seal of the University is granted
Baltimore, Maryland on the twenty-fourth day of May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eighty six.*

Allen L. Schawartz
Chairman, Board of Regents

John P. De Cecco
President

Chancellor



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王光英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证书



王光英与澳大利亚
总理霍克

王光英与基辛格





王光英率中国少儿艺术团访问印尼时与小演员合影



王光英夫妇与外国朋友在一起



美国哈佛、耶
鲁、麻省理工、普
林斯顿、史丹福、
哥伦比亚和宾夕法
尼亚七所大学香港
校友会赠送给王光
英的银匾



王光英夫人应伊利与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交谈



王光英与应伊利的结婚照（1942年）



王光英夫妇荣获'98全国十对金婚、银婚佳侣特别奖后再披婚纱留下纪念照



王光英与应伊利近影



王光英夫妇与他们的子女



王光英与本书作者(左)合影

闪烁的星 (代序)

王光英的家世与身世，是中国现代史富有民族与时代特征，富有传奇性，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缩影。他的父亲是民初北京政府的高官，有民族气节。他的母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有三位亲属是与李大钊等人一起为革命就义的。解放以前，她掩护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她养育了 11 个子女，其中有 6 个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而且有 5 个是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其余非党的也是爱国的，而且无一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只有王光英后来成了以技术作为资本的资本家，而且在抗战时期就与共产党有联系了。

王光英从小爱激烈的运动。他是中国早期的冰球和美式足球（橄榄球）运动员。他在辅仁大学念化学系时是校中化学分析和实验很优秀的学生。

有两个“红色”，反映了王光英的生活和命运。

(一) “红色资本家”——这个称号

来自周恩来。它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它的来龙去脉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十分有趣的革命故事。

(二)“红色中国的国舅爷”——这个谐谑之词来自海外。王光英的长妹王光美是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的夫人。有人因此在这点上飞短流长。其实，王氏一门与共产党渊源之久，感情之深，决非始于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从中国具体历史和阶级演变的发展来看，王家由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必然的，而这门亲事不过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使王家与中共一位领导人之间多了一层关系而已。

刘少奇给了王光英某些机遇，但王光英决非因刘少奇而平步青云。相反，刘少奇给他带来的恶运远远超过了好运。十年浩劫中王光英因受刘少奇千古奇冤的株连，所受的磨难在民族资本家中是罕见的。他后来名扬海内外，是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他是刘少奇的亲戚，不如说是由于他在民族解放斗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工商界受到劫难最大的人。《史记·春申君列传》有段话：“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毋望”作“不能预期”解。王光英就是这样一个“毋望之人”，出乎意外，因祸得福，使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红色资本家”。

王光英坐过三次牢。日本宪兵队的、国民党的、十年浩劫的。三次坐牢反映了多灾多难的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王光英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论祸福吉凶，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一往情深；甚至身陷囹圄，成为囚徒，犹达观、开朗，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他当然会有委

屈感、受辱感，然而能在百灾千难中始终保持着感情的安稳。在悲哀中有欢乐，十分动人，有人对此感叹不已！

王光英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是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对新事物、新现象、新动向十分敏感；有很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不论在政治生涯或商业生涯上都是这样，因而他在工商界总能率先行动，先行一步。这是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本书很大部分集中记述的是他这方面的故事。

王光英曾两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两次都是向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先刘少奇、后胡耀邦），但都没有如愿。他们都希望他身在党外，心在党内，“穿着‘大肚皮’（资本家）的衣裳，把屁股坐到工人阶级这一边来。”这样，他能起的作用，也许比他入党更对国家有利。王光英没有辜负这个期望。几十年来，他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了许多好事，但至今不是共产党员。

有件事颇能说明王光英的才思与办事精神。1984年8月胡耀邦偶然与王光英谈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应加强开发长江航运。“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其运输量之大等于在长江沿岸修建六条铁路。”王光英为此从上海到重庆沿江考察，并遍访日本、美国一些大企业。得知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早就实行一种本轻利重、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日本人替美国开发的。承办的日本三井公司有现成经验，可用之于长江。王光英为此提出一个“丁”字规划：“丁”的上面一横指沿海，下面一直指长江，直末的一钩指上海。他主张开发沿海必须同时开发长江，并使上海恢复昔日繁荣，再度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金融、交通和信息中心之一。如果实行，不仅能迅速增加长江航运，发展我国交通的基础设施，而且能迅速加强沿海与西南、西北的交通联系与开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不能实行，成了王光英

的一个“梦”。1993年9月，日本《经理》月刊发表经济评论家海江田万里文章，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由“I”字型向“T”字型作战略转变，意见与“丁”字规划基本一样，但时间上较王光英整整晚了十年。

王光英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他第三次坐牢在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将近八年。这种牢房最可怕的是阴森森、无边无际的寂寞。有人问他何以能在狱中排遣这种可怕的寂寞而不“撞笼”，他说：“讲个笑话吧！当时，在狱中惟一陪伴我的有生命的东西，是在牢墙的左上角有只蜘蛛在结网。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昆虫学家观察过母蜘蛛孵化出小蜘蛛要多少天，我知道是14天……”。

王光英对发展民族工商业，致力于把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推向近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发展的老一代实业家都十分尊重，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与优良传统，并吸收他们的好经验继续往前走。像王光英那样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发展的分析与研究，在工商界是不多的。毛泽东指出：“决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这对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王光英结合中国民族资本的实际，在一次有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生动的讲话，它说明了一段中国当代史，也说明了王光英的活动有他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决不是孤立的。

王光英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他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期间，川流不息地有许多欧美、日本、东南亚、中东，乃至苏联的政治、经济、企业首脑或科技界知名人士登门造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王光英的多次交往颇具代表性。有一次，尼克松访问光大，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很聪明，派了一位“红色资本家”而不是派了一个共产党员到香港来，这样我就能来到光大作客，

并且双方能有一些共同语言了。

王光英在香港七八年中，成了新闻人物。海外报刊用英文大号黑体字标题称他为“红色资本家”、“红色大叔”、“王大老板”等等，而他则自称为“末代资本家”、“白牌”。王光英是“红”“白”相交的人物。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和神秘感。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驻港记者户张东夫去访问他，见面就说：“王光英先生，我们开门见山地谈吧。你在我心目中有种神秘感。为什么有这个感觉，我自己也讲不清楚。”有人还认为王光英及其光大公司是“赤色的神话”。其实，任何所谓“神秘”或“神话”都是因为对事物不认识、不理解。有所认识或理解之后，就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神秘了。

这本书多少是为了答复这类“神秘感”而写的。

王光英的某些喜爱，实际上反映着他的性格。性格常常决定着人的品格、行为和命运。他喜爱帕瓦罗蒂的歌唱，是因为帕瓦罗蒂在一部自己主演的电影里说过，艺术家只有梦想，如果没有梦想，他也许至今还是个意大利修车匠的儿子。王光英还喜爱美国电影明星加莱·古柏，是因为加莱·古柏在电影中长于表演早年开发美国西部的拓荒者，怒马奔腾，关山飞渡。王光英也喜爱马拉多纳，因为马拉多纳在绿茵场上是著名的进攻型足球明星。球王贝利说过：“没有进攻型球星，就没有足球。”当然这不是说团队精神、整体配合和防守不重要。

中国许多高层工商业家在参加民主革命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常常表现为“岭树重障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百转千回，像梦游者在迷雾重重的黑夜里摸索，最后才在隧道的尽头见到光明。王光英没有这种现象。他总在前进，很少彷徨，只是因形势不同而表现不同而已。我时常感到王光英的生活和思想像夏夜星空中一颗闪烁的

星，忽明忽暗，时隐时现，突然发亮。他有政治色彩，但充满了戏剧性和浪漫情调。

有位记者称王光英像“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中国佛教建筑中，弥勒佛是善男信女一进庙门就能见到的菩萨。它不是大雄宝殿里的大菩萨有成千成万朝山进香的香客顶礼膜拜，和尚也不在它面前念经，但却为芸芸众生所喜爱，是庙里不可或缺的菩萨。

鲁迅论文，认为研究一篇文章，最好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论人也如论文。要了解一个人，应该先去了解这个人在历史发展和国家大事中的表现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他的过去与现在，他的习惯和爱好，他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心灵中崇高之处和脆弱之处。社会上一切问题的存在都应从“人”去找。把各色各样的“人”弄清楚了，问题的真相和答案也就出来了。

王慧章

1996年5月于北京